

◆劉學廉堅持服務社區，見證香港在國家支持下逐步重回正軌。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見訓導」學理智分析 不再隨波逐流

年輕人都有過反叛的時候，劉學廉亦不例外。被同齡朋友視為「好紅」的他，於2012年反國教事件發生時，原來是校內罕有地戴著黑絲帶上學的青年，結果當然就是要「見訓導」。

曾為「型」戴黑絲帶上學

「當時沒有什麼原因，就是覺得『型』，所以我又帶。」劉學廉憶述。當時，他「順理成章」地被老師帶入訓導室，「老師問我知不知道是什麼？我說『反國教』嘛，非常理直氣壯。老師又問是否知道那本教材講什麼？我說『知道，洗腦嘛』！」

看著眼神語氣都如此堅定的青年，訓導老師取出當時備受爭議的教材，說：「你看這本書，哪裏『洗腦』你跟我說！」劉學廉結果就在訓導室坐了一個多小時，看完後被老師再度反問，他即時語塞，「當時坊間說這本教材非常偏頗，『講嘢唔講嘢』，自己看完後發現其實不是這樣。看完之後開始明白一個道理，就是不要別人說什麼都完全相信，人云亦云，至少要拿到最原始的版本去看，再有自己的評論或批評。」

經歷了這樣的一次教育，事事求真的劉學廉在之後滲透教育界的政治浪潮亦能保持理智的分析，並沒有再隨波逐流，「在該次接觸前，原本覺得那位老師『好惡』，一直都看起來『好惡』，但其實心地好善良。當時我們並不認識，是間接因為這件事認識，自從那件事後，我有關通識上的問題都會問他，日日如是，『煩』了他3年，覺得其實他『都唔係好惡』。」時至今日，他和這位老師依然有聯絡，「多得他，才会有今天的自己。」

不過，沒有隨波逐流的結果，是同齡朋友會較少，想起近年政治事件引起朋友間的撕裂對立，劉學廉感到遺憾無奈，「好可惜，大家其實一直無認真坐下來，互相講出自己的心聲，缺乏理性及良好的溝通。」

作為與特區同齡的人，2003年因沙士錯過了幼稚園畢業禮，2009年因為豬流感錯過了小學畢業禮，2019年的大學畢業也受到修例風波影響，這些劉學廉都一一經歷。同齡的年輕人都經常笑言，他們是「被選中的一群」。

不過，這些片段並非劉學廉心中最大的缺失，反而是一次次的社會事件，令他至今仍有遺憾。在中學時為升旗隊成員的他，在2014年非法「佔中」時感受到香港社會的突變，「很多同學對我的態度都變了，覺得我『好紅』，講很多難聽的說話，我就想：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想透過自己的力量想想如何修補這些關係，改變這個社會，想行這條路。」

遭街坊吐口水「為何這樣對我？」

就因為這樣的經歷，劉學廉開始有了參政的想法。2016年，他成為了工聯會競逐連任立法會議員的王國興的助選義工，大學時期開始投身慈雲山的地區工作，「當時一邊讀書，一邊做兼職，大概一個星期來三四日，上完課就跑到社區，早上工作完立即去上學等。」

這樣的投入，畢業後成為全職的社區幹事也是理所當然，但香港的政治氣氛在2019年的黑暴中急劇惡化。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劉學廉參加了人生中第一場區議會選舉。他憶述當時感受到的衝擊：「有街坊向我說：『覺得你人不錯，可惜你是工聯會，我們不會投票給你。』當時我非常挫敗感。」最難堪的，甚至有街坊對着他吐口水，「如果住在我服務社區的市民，覺得我服務很差，或者我做了什麼不符合市民的要求而被罵，我都會坦然接受，然而我無錯，為何要受到這樣的對待呢？」

「我只有23歲，第一次參加選舉，就直接進入『困難模式』，應該先給我入門級難度嘗試下嘛！」當日種種苦楚，他今日一笑帶過。

冀政府告知港青：這個城市有希望

身為「回歸青年」、社會「新鮮人」，劉學廉對現今青年所面對的困境有充分的了解：低薪、高消費、學貸，不少起點不高的年輕人的確感到無助。談到對香港未來的期望，他短期最希望港人的笑臉無須再被口罩遮擋，亦希望特區政府未來用實際行動告訴年輕人：

在這個城市是有希望的，並非一個死局。

劉學廉認為，現在香港的



香港回歸祖國25年，當年掛在大家口中的1997年出生的「回歸寶寶」，今日已成了「回歸青年」。1997年出生的工聯會社區幹事劉學廉，自中學開始就對社會事務感興趣，20歲開始投身地區工作，然後就在2019年進入了「困難模式」的區議會選舉，切身體會社會撕裂所帶來的衝擊，並在落選中更深刻地感受挫折。不過，劉學廉依然如常服務社區，並在堅持中看到希望，見證了香港在國家支持下逐步重回正軌，自己的努力亦獲得更多街坊認同。這名25歲的「新鮮人」，與特區一起成長，與社區共同再起步，「我想繼續幫到人，可以服務到街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歐陽文倩

回歸青年 劉學廉：我想繼續幫街坊

睹黑暴撕裂社會 區選落敗服務社區初心不改

「我們無錯，若放棄便是認輸」

認同他的街坊不投票，就連父母都因為政見不同而不支持他的工作。懷著種種的不解，劉學廉坦言有過自我懷疑的時候，但認真思考過，又激起他不甘及不服輸的心態，「我們無錯，亦沒有所謂的『火魔法』等，那麼放棄就等於認輸，輸給了黑暴分子！」

於是，劉學廉堅持下來，冀以更多實幹爭取街坊認同。在區議會選舉落敗後，一直都有街坊向他打氣，「雖然只是兩三句簡單的問候及支持，但其實也給了我很大信心。」

時隔兩三年，今日的香港有香港國安法保護，有完善的選舉制度，社會逐漸回復理性，黑暴分子接連「着草」或入獄，一些2019年當選的區議員突然音訊全無，不少市民轉而尋求劉學廉的幫助時，才真正認識這名後生仔。作為資源缺乏的社區幹事，第五波疫情下他到處找物資協助街坊，一些人甚至會與他如朋友般傾談，「感覺好像在『探石仔』，慢慢鋪路，一步步修復，用心會被知道。」說到這裏，劉學廉展露打從心底的笑臉。

在服務社區的同時，他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為時任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現已當選立法會九龍東議員的鄧家彪助選。對比當年「柴娃娃」的他跟着王國興看選舉論壇的謾罵，去年他見證了完善的選舉制度，連選舉論壇都變得「高質」，資料都準備得更充分，「大家真的就政策，如東九龍地鐵線希望過哪些站、服務哪些街坊、為何支持或有保留等討論，大家議政質素及能力高了很多。」

25歲的劉學廉正如特區一樣年輕，亦正如特區一樣面對無限的機遇。他期望自己能學到更多公共政策議題，更期待自己繼續幫到人，可以服務街坊，「雖然聽起來好『行』，但是真的。」

我想繼續幫街坊

讓許多年輕人感到無助。大多數年輕人一畢業拿着一萬多一點的月薪，「現時就是一個死局：工資無法獨立購買房屋，出去只可以食茶餐廳，一個星期不知道可否看到一場戲，何談夢想？」

他坦言，要一個年輕人大學畢業、二十出頭就開始接受這種生活幾年，「不會再敢談結婚、拍拖，更不用想住的問題，因此對這個社會沒有信心，希望特區政府真的可以給予年輕人一個信息：在這個城市是有希望的，並非一個死局。」

在香港過分集中於四大產業的情況下，不少有意投身文創業的青年，最終只能向現實低頭。劉學廉說，身邊曾有朋友喜歡航拍、做媒體，曾堅持過開設工作室，但每月扣除工作室租金等開支，收入只有6,000元，「真的無法生活。」最終這位朋友轉做地盤，文藝的夢想可謂徹底粉碎。

雖然青年出路、產業發展並非一時三刻可以解決，但他希望特區政府能推出更多具體性的政策，「至少讓年輕人看到特區政府有努力去解決問題。」

至於過去數年社會撕裂下年輕人積壓的不滿與憤怒，劉學廉認為要慢慢修補，「可能需要更多時間，要靠特區政府用一些行動告知他們，我真的有心幫你。」

獲工聯會「解鎖」技能 冀更全面助人

參加區議會選舉落選，現時在慈雲山服務的劉學廉並沒有議辦，只能自己「睇銜食飯」，堅持地區工作。在地區服務的同時，劉學廉亦在工聯會開拓了不同的學習機會。他形容，這就像遊戲中的「技能樹」，每到一個部門就可以「解鎖」一項技能，提升自己的能力。現在選涉黨政策議題的他，希望自己日後能「解鎖」更多板塊，更全面地幫助到更多市民。

大學時的他，最初只是在連鎖餐廳做兼職，其間遇到中學老師，老師建議他如果有心從政，不如早些嘗試，於是為他兼職工聯會，提早讓他推開了從政的大門。

去不熟悉範疇 處處體驗學習

由最初的派單張、接觸街坊，劉學廉去年開始到政策研究部，參與研究政策等，「我每一年都想在機構內有些進步，學多點東西，所以就：不如去自己不熟悉的

範疇。」他說，工聯會這樣的老牌大政黨，其優勢之一是有不同的範疇，可以處處都體驗學習一番。

從地區接觸街坊，到文書上接觸政策，劉學廉直言的確是兩個不同的層次與觀點。他以當區的醫療設施發展為例說：「好多人認為聖母醫院需要有急症室，但就算重建聖母醫院，政府都沒有要建急症室。其實，在文字文件上可以解釋到為什麼沒有：聯網中已經有啟德醫院，一定是

夠黃大仙街坊使用。按數字來講的確如此，但實際操作及區情來講，黃大仙很大，如慈雲山更在山頂，去啟德醫院需要超過20分鐘，相反到聖母醫院只是5至10分鐘。」

數字上只能看到一區總人口與醫院比例，但很難看到每個社區具體需要。劉學廉說：「政府有他的考慮，我們也有我們的堅持，原因就是政府不明白區情的需要，如慈雲山人數問題，以至醫療聯網問

題等等。再例如九龍東，聯合醫院聯網包括將軍澳，有他的原因及道理，但對觀塘市民而言非常不合理，因為觀塘的貧窮人口及長者人口很大，不能和將軍澳一同分享。」

劉學廉希望自己能將社區經驗搬到政策研究，而政策研究的經驗亦可以搬回社區，協助溝通。雖然現在的他沒有公職在身，但他希望自己日後可以透過立法會議員提出更多建議，參與社區以至整個香港的建設。